



异侠系列
YIXIA XILIE

邊荒傳說

黃易

BIANHUANGCHUASHUO

【卷十二】



华文出版社



异侠系列
YIXIA XILIE

边荒传说

BIANHUANGCHUANSHUO

黄易

【其人其书】

黄易乃新一代科幻和武侠小说作家，自创“玄幻系列”和“异侠系列”，以独特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妙想天开的情节，动人的性格意境，深受读者欢迎，俨然带起了一股新品种小说的潮流。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现时言之仍是过早，但黄易小说却毫无疑问正走在时代的尖端上，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以他那种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进行着对这时代的深省。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又或在古老日子里对武道的追求中，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看他的书，便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境里。

高彦和尹清雅同时在坡顶跃起，再投住斜坡，然后藉飞靴能在雪面滑行的特性，冲奔而下，直有一泻千里之势。

这个高彦名之为“长命斜”的长坡，是小谷所在山脉的北麓……

ISBN 7-5075-1934-1



9 787507 519341 >

责任编辑：张丽慧
特约编辑：丁树伟 吴振弟
装帧设计：夜猫子 黄炜瑜

ISBN 7-5075-1934-1
定价：330.00元(全套共十五卷)

每期22.00元

I247.4
72+5
:12



异侠系列
YIXIA XILIE

【卷十二】



黄易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邊荒傳說

華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荒传说 / 黄易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10

ISBN 7-5075-1934-1

I. 边 ... II. 黄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3126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址: <http://www.hwc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电话: (010) 63370154 (010)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158 印张 394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330.00 元 (全套共十五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邊荒傳說

卷十二

目 录

第一章	魔门高手	1
第二章	妙言要道	9
第三章	殊死之战	18
第四章	亡命鸳鸯	26
第五章	遥诉心声	35
第六章	复仇之旅	44
第七章	四大奇书	53
第八章	缥缈之战	61
第九章	深入敌境	69
第十章	覆舟之喜	77
第十一章	一士难求	86
第十二章	逃出生天	95
第十三章	卿卿我我	104
第十四章	戏假情真	109
第十五章	交换条件	117
第十六章	白雁南飞	126
第十七章	反击行动	135
第十八章	太阴无极	144
第十九章	绝局求生	153
第二十章	神火飞鸦	161

邊荒傳說

卷十二

第二十一章 北线之战	170
第二十二章 抽丝剥茧	179
第二十三章 心灵失应	188
第二十四章 天穴夜话	196
第二十五章 误会了他	205
第二十六章 命中注定	213
第二十七章 球内玄虚	218
第二十八章 灵剑护主	227
第二十九章 重返边集	236
第三十章 因爱成恨	245
第三十一章 秘密基地	254
第三十二章 一个提议	263
第三十三章 离间之计	272
第三十四章 不堪回首	281
第三十五章 因爱成恨	290
第三十六章 雪中送炭	299
第三十七章 魔门鬼影	307
第三十八章 沙漠真情	316
第三十九章 退隐之心	325

第一章 魔门高手

高彦和尹清雅同时在坡顶跃起，再投往斜坡，然后藉飞靴能在雪面滑行的特性，冲奔而下，直有一泻千里之势。

这个高彦名之为“长命斜”的长坡，是小谷所在山脉的北麓，虽是起伏不平，地势却是向北倾斜，长达数里，高彦便是于此练成借飞靴滑翔遨游雪野的骄人本领。

尹清雅虽由高彦传授了种种在雪地滑翔的技巧，但动作仍然生硬，遇到坡道隆起处，可避则避，避不了时撞着冲上了半空，吓得她“呱呱”尖叫，着地时左摇右摆，险象横生，但也大觉刺激好玩。

高彦则尽情表演卖弄，偏选地势不平处弹上半空，或旋转如风车，或凌空翻腾，总能履险如夷，保持畅顺的滑行。

不到一里路，高彦把尹清雅抛在后方三十多丈外。

“呀！”

高彦吃了一惊，别头瞧去，只见尹清雅从斜坡直滚下来，和着地上的雪、扬起漫空雪花，直至滚入一堆树丛，坠势方止，仰卧不动。

下坡容易上坡难，高彦连忙施上坡法，藉着不住的纵跃，利用飞靴不会陷进积雪的特性，迅速来到小白雁身旁。

雨雪刚停，天上仍是层云密布，虽天色已明，太阳仍躲在厚云背后。小白雁全身裹在白色保暖的百宝袍内，只露出红扑扑的粉嫩脸蛋，秀眸紧闭，不住呼出一团团的水汽，胸口起伏。

高彦扑下去，抓着她香肩，嚷道：“雅儿！雅儿！”

小白雁张开美目，炯炯有神地看着他，伸个懒腰道：“真好玩！原来世间竟有这么刺激的玩意。”



高彦爱怜的道：“雅儿跌痛了什么地方？让我给你揉揉，我在这方面的功夫是好得没有话可说，雅儿该最清楚。”

小白雁横他一眼，坐将起来，环目扫视，赞叹道：“看！这天地多美，什么都是白色的，但一点不觉寒冷。我从不知雪可以是这么有趣的，穿上这靴子，就像是解除了所有束缚，变成了天空上自由自在的鸟儿。”

高彦兴奋的道：“难得雅儿认同，我最爱在冰天雪地时出动，一个人在雪野自由自在地滑翔，那种滋味教人留恋陶醉，像远离人世，又像再不用做‘人’这俗物。返回边荒集后则是另一番感受，像回到人间。”

小白雁瞧着雪野延绵至极限的无尽远处，心迷神醉的道：“我明白你的感觉，在这个纯白的世界里，过往那一套全派不上用场，而我们却藉飞靴打破了所有局限，像鱼儿畅泳、飞鸟翔空，棒死哩！”

高彦讶道：“雅儿把我一直体会着，却不知如何表达出来的心底话说出来，真想不到雅儿感觉这么深入。”

小白雁欢喜地白他一眼，嘟着小嘴道：“你何时试过了解人家心中的想法？整脑子只是歪念头，看看如何占人家便宜，你再也不改过，看人家还会否理你。”

高彦现出深思的神色，点头道：“对！尽管没有搂搂抱抱，但和雅儿说心事话儿已是最大的乐趣。”

尹清雅讶然审视高彦，接着挣扎着站起来。高彦忙把她扶起，又指示穿上飞靴后站起来的正确姿势，忍不住问道：“雅儿刚才看我的眼光为何如此古怪？”

尹清雅笑道：“不告诉你。”接着用力一推，高彦登时立足不稳，变成倒地葫芦，滚滑下斜坡去。

尹清雅一个纵跃，赶过了他，如飞地滑下去，银铃般的娇声像一

阵远去的风般送回来，笑道：“让我们来个斗快比赛，今次人家绝不会输的。”

燕飞经过入村镇的牌坊，心中感慨。

此镇虽是数百户人口的规模，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充分地反映了和平时期的情况，镇民安居乐业的情况。

小镇枕山环水，祖宅坐落牌坊之后，接着是宗祠，数组各数十幢房宇广布四方，道路都不是笔直的，而是依地势弯弯曲曲的延展，遇有绕镇而过的小河，便设石拱桥跨河而过，又有镇压风水的石塔，分设四方的寺庙。民居以四合院为主，形成院落式的建筑群，镇内广植树木，朴素恬淡中具体入微的表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令人有如入画境的醉心感觉。

只可惜一切已成为过去，现在人去房空，小城镇似鬼域，令燕飞更深切感受到对无辜的老百姓来说——战争是多么可怕！是怎样的一种恶行！

燕飞绕过宗祠，右边是没有半点人的气息的民居，石板路转直，一个瘦削颀长的人出现长路的尽处。此人有着高手所有的自负和信心，但却不会令你觉得他是盛气凌人，燕飞更晓得他非是一般的高手，而是有特别背景和来历的人。

村镇外被屠杀的狗儿当与此人没有关系，这纯是一种直觉，连燕飞自己也没法解释为何可以这般肯定。

他的相格并不显眼，没有什么可予人深刻印象的特征，除了过人的高度外一切都平凡不过，但燕飞总感到他异于常人，尤其当他以阴冷、审慎的目光上下打量着自己时。

秋风阵阵吹来，刮得对方一袭灰色长袍不住拂扬，露出里面的黑色劲装。

燕飞朝对方直走过去，到离此人三丈许处方停步。远看时此人年纪该在五十过外，这并不是因为岁月在他脸容留下可察觉的痕迹，而是因为他有一双似活厌了的人才有的眼神。

燕飞目光落在他背挂的长剑上，从容道：“拦路者何人？”

“砰！”

整条石板路仿如颤动了一下，粗暴和充满凶残意味的“呵呵”笑声从后方传来，接着有人在燕飞身后五丈许处道：“老屈你听到吗？你对他来说只是个拦路者，这叫做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这几个老不死的出来也只是丢人现眼。”

燕飞不用回头去看，亦知对方是以长棍、重铁杖一类的东西触地，且对方的气功是专走刚猛的路子，已臻登峰造极的境界，方能生出如此威势，收先声夺人之效。

他昨夜的感觉没有错，不论是前方和身后的高手，均是接近孙恩那级数的高手，对他是志在必得，绝不容他活离此镇。

他们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非置他于死地才肯罢休？就在此刻，他心中浮现出李淑庄的花容。

燕飞淡淡道：“来者何人？为何竟不肯放过无辜的狗儿？”

后方那人大讶道：“老屈你听到吗？这是怎么样的后浪，自己的性命都快保不了，却还要管几头畜牲的闲事？”

娇笑声起。清脆娇甜的女声从右方房舍的瓦脊处传来道：“哈公你何时可以改改狂妄自大的性格？谁有杀死竺法庆的本领，谁便有资格去管闲事，不明白这么浅白的道理，枉你在江湖上混了数十年。”

燕飞心中微凛，此女的出现事先没有引起他丝毫感应，只是这点已令他不敢托大。别头看去，更不由心中起了个疙瘩。

乍听声音，燕飞还以为对方是个妙龄女子。她或许曾经有漂亮迷人的岁月，但那至少是数十年前的事，现在的她只是个白发苍苍的老

太婆，使人感到岁月的无情。

后方被老妇称为哈公的人邪笑道：“小卫你才是死性不改，是否见对方生得俊俏，起了淫心，竟帮着外人来说话？”

燕飞叹道：“你们走吧！”

哈公发出怪笑声，故作惊奇道：“你们听到了吗？他竟叫我们滚蛋，这是个什么世界？他竟敢叫我们滚？”

燕飞心中暗叹另一口气。他真的不想与他们动手，因为他已晓得对方是什么人。换过在掌握仙门诀前的他，此战必败无疑，因为他清楚眼前三敌的实力。现在他也不是稳操胜券，但却知不动手则已，动手必不可留情，否则死的肯定是自己。

老屈首次开腔，道：“我们今次联手对付燕小哥，是迫不得已，希望能给你一个痛快，事后我会把小哥好好安葬，这并不关乎个人仇怨，小哥只能怨自己短命。”

他说话的语调像他的人般平板无奇，且带种似发自内心的谦和，但燕飞总感到这个毫无特征、给人留不下任何印象的人，是三人中最危险的人，忽略了他，会有灾难。

唤“小卫”的老妇娇嗔的道：“小燕飞啊！你为何明知会惹来嘲弄，还要说出这般愚蠢的话呢？近十多年来我们都罕有出手，三个人一起出动更是破题儿第一遭，可见小燕飞你是如何惹人关注。”

哈公冷然道：“小卫你除了废话外还懂说什么？他根本不晓得我们是什么人，死了只能作个糊涂鬼。”

燕飞淡淡道：“我当然清楚你们是何方神圣，才会好言请你们离开。”

三人同时沉默下来，三双眼睛凝注他身上。

燕飞油然续道：“但有一事我真的不明白，你们该从李淑庄处晓得我是往赴孙恩之约，为何却要代孙恩出头，于此拦截，何不坐看我



和孙恩之战胜负如何？再看是否有便宜可捡，方是上策。对吗？”

三人脸容不见任何异样，可是燕飞已感应到他们被揭破与李淑庄的关系，心中因而激起的波荡，那是没法瞒过他超凡的直觉。

老屈点头道：“说下去！”

燕飞皱眉道：“没有什么好说哩！该轮到你们来解释。或许因你们与竺法庆是同路人，所以向我寻仇。什么也好！我没有时间再和你们纠缠不清，一是你们立即离开，否则请恕我得罪了。”

哈公阴森的笑道：“这小子似乎真的晓得我们是什么人哩！”

老屈仍是那副神态，平静的道：“你真的晓得我们是谁？”

燕飞微笑道：“一动手，你们是谁已没有任何关系，一是我燕飞小命难保，一是你们饮恨伏尸，再没有第三个可能性，我想留手也有所不能。试想这是何苦来哉？我与贵门一向河水不犯井水，更没有兴趣干涉贵门任何事。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三位好言相劝，动手后再没有说话的机会。”

唤小卫的老妇“娇笑”起来，道：“你们两个死不掉的老家伙听到吗？他真的晓得我们是谁，且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内。”

老屈露出第一丝笑意，语气平板沉闷的道：“假设小燕飞你真能干掉我们三个老骨头，保证敝门再没有人敢来向你寻仇。”

燕飞从容笑道：“墨夷明之徒向雨田又如何呢？”

他目光所及的老屈和小卫终现出惊讶的神色。

强大的气劲从身后袭至。

燕飞虽然背后没长眼睛，却有如目睹般掌握了后方哈公的动静，这个表面刚烈暴躁的魔门高手，并没有发动攻击，只是以手上重武器送出一道劲气，测探他的深浅。

墨夷明是否他的父亲呢？假如是确实的话，他该长得全不像墨夷明，否则这三个人怎会“认”不得他呢？如此说，墨夷明大有可能不

是他父亲，他的生父该另有其人。

劲气侵体。

燕飞微笑道：“哈公你的劲气是走外家硬功的路子，虽已达登峰造极的境界，但比起内家真气，始终有一段距离吧！”

“小卫”终于色变，不但因燕飞说的话，更因燕飞晃也不晃半下，硬挨了哈公的隔空一击，且仍然从容自若，像没发生过任何事。她心忖尽管换了自己下场，也不能学燕飞般，于经脉内化解哈公的劲气，而是以护体真气挡格，绝不容对方杀伤力强的劲气有一丝侵入体内去。因为她晓得哈公的厉害。

“老屈”仍是那么近乎无动于衷的冷漠，点头道：“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但也更坚定我们杀你之心。孙恩办不到的，让我们来代劳。燕飞你实足以自豪了。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我们圣门各派系，从未试过联合起来对付一个人。本人屈星甫，另两位是卫娥和哈远公，这都是我们真实的名字，如果你够本领的话，赴黄泉路上时，起码晓得陪你一道走的是谁。”

卫娥和哈远公两人默默听着，并没有抗议屈星甫报上他们的名字，战场的气氛却忽然紧张起来，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有挑衅的动作或说话，只因魔门三大高手杀机大盛，令燕飞生出感应。

燕飞摇头苦笑道：“我真的不明白，为何你们拼着牺牲性命，也非置我于死不可？前辈故意透露高姓大名，是要让我知道不应该知道之事，徒令我们之间没有转圜的余地，须分出生死方可罢休。但让我告诉你们吧！你们根本不知面对的是什么，亦没法掌握我的深浅，一旦动手，谁都停不下来。你当我狂妄自大也好，好言相劝也好，走吧！我燕飞根本没有兴趣理会你们的事。”

哈远公冷哼道：“小燕飞你只能怨自己命苦，我们已决定毁掉你，再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这个决定。”



卫娥柔声道：“今仗将会以一方败亡作结，这是命运的安排，我们三人亦没法改变。横竖孙恩有的是等待的耐性，我想问你怎会晓得李淑庄与我们有关系？更清楚墨夷明的事？是谁告诉你的？”

燕飞淡淡道：“是谁告诉我并不重要。我只想问一个问题，你们有把握凭你们三人之力，杀死孙恩吗？”

屈星甫讶道：“你不想与我们动手，肯定非是出于恐惧或怯战。而且你刚入村之时，心中充满杀机，显是因几头畜牲的死亡，激起愤慨之心。为何忽然又不想动干戈呢？”

燕飞心中暗凛，晓得三人中确以此人最高明。沉声道：“坦白说，直至此刻，可能因我尚未晓得与魔门有关的大恶行，所以对你们还有点同情之心。”

稍顿续道：“现在是最后一个机会，一动上手，谁都没法停止。”

卫娥忽然道：“燕飞你和墨夷明是否有什么渊源？”

燕飞心中遽震，直沉下去。心忖难道卫娥终从自己身上“认出”墨夷明的影子？为何她要到此刻才“认出”来呢？

他心中震动，包围他的三大魔门高手同时生出感应，最先发动的竟是一直深藏不露的屈星甫。

下一刻他已来到燕飞左前偏侧的位置，右手收往身后，左手扬起，成鸟啄状，朝他左耳啄来。

卫娥则从天而降，人未至，劲气狂飙充塞于燕飞立处方圆数丈之地，形成一个像会凹陷下去的劲气场，如此魔功，燕飞尚是首次遇上。

最后是后方哈远公的重兵器，挟着惊人的刚猛气劲，直捣燕飞背心而至。

燕飞叹一口气，手往后探。

第二章 妙言要道

桓玄坐在主堂内，看着谯嫩玉领着一个作文士打扮的男子，进入堂内。

此人三十岁许的年纪，身材修长，举止从容，眼神锐利，像不断审视着别人的模样。桓玄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此人乃无情之辈，一切全讲利害关系，作什么都不会受良心谴责而感愧疚；一切全凭冷酷的智计和暴力，以达到其目的。

男子随谯嫩玉向他下拜施礼。

桓玄道：“坐！”

男子道：“鄙人谯奉先，愿为南郡公效死命，永远追随南郡公。”说毕这才和谯嫩玉一起站起来，坐往一旁。

桓玄心忖这人或许是个人才，如果能好好利用他，说不定可填补乾归遗下的空缺。

谯嫩玉娇嗔的道：“三叔刚抵广陵，嫩玉便带他来见南郡公哩！”

桓玄沉声道：“奉先对今次边荒之行，有多少成把握？”

谯奉先淡淡道：“南郡公勿要见怪，奉先根本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更认为不宜有此行动。”

谯嫩玉愕然道：“三叔！”

谯奉先打手势阻止她说下去，向桓玄道：“乾归的遇害，令我们心中很难过。不过死者已矣，最重要的是放眼将来。现在我们巴蜀谯家的命运，已放在南郡公手上，存亡与共。一切须以大局为重，个人恩怨只属微不足道的小事。”

稍顿微笑道：“嫩玉能伺候南郡公，是我们谯家的荣幸，大哥更



感宽慰。”

他的话，每句都直打进桓玄心坎里去。事实上桓玄一直不愿意让谯嫩玉到边荒去冒险，最后几句话，更使他如释重负，放下心头大石，因为谯奉先这般说，等于谯纵乐意接受他和谯嫩玉的新关系。

谯嫩玉一脸不依的神色，却不敢驳嘴说话，由此可见谯奉先在谯家和她心中的分量地位。

桓玄表面不露心中的情绪，平静的道：“不知先生对眼前局势有何看法呢？”

他改称谯奉先为先生，正显示他对谯奉先的尊重。

谯奉先凝视了桓玄好半晌，忽然问道：“请容鄙人斗胆先问南郡公一个问题。”

桓玄开始感到这个人不但有见地、有胆色，且非常有趣。点头微笑道：“问吧！我也想知道先生想问什么！”

谯奉先欣然问道：“鄙人只想问南郡公是否相信气运这回事？”

桓玄愕然道：“气运这种东西太玄了，我只可说我是半信半疑，既不敢完全否定，也不敢肯定。为何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呢？”

谯奉先容色自若的道：“因为照鄙人看，边荒集仍是气数未尽，所以两次失陷在慕容垂手上，最后都能失而复得。这打造了荒人的强大自信，所有条件合起来会形成了一种半人为的气数。当每一个荒人都深信边荒集气数未尽时，他们将会成为一支可怕的劲旅，最糟糕是他们绝不缺乏英雄。像燕飞，便稳坐天下第一剑手的宝座。”

桓玄点头道：“我不得不说先生的这番话，令我有种拔新领异的感觉。如此说，先生是否想指出，我根本不该去碰边荒集？”

谯奉先道：“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去碰边荒集，就是当燕飞被人送上了黄泉路之时。”

桓玄皱眉道：“燕飞有那么重要吗？”

谯奉先道：“燕飞之于边荒集，像谢玄之于北府兵，当然是不同的方式，亦可说是适得其所。”

桓玄道：“燕飞曾惨败于孙恩手上，全赖后来斩杀竺法庆才能回复声威。竺法庆或许只是浪得虚名之辈，先生是否过度高估燕飞呢？”

谯奉先淡淡道：“鄙人的责任，是提供各种意见让南郡公选择决定，所以不得不直言无忌，南郡公可先恕我冒犯之罪吗？”

桓玄精神一振，大感兴趣的笑道：“由此刻开始，先生想到什么说什么，不用有任何保留。”

接着向嘟着嘴儿满脸娇嗔的谯嫩玉笑道：“嫩玉可以作我这番说话的人证。”

谯奉先欣然道：“那恕我直言，南郡公的目标，该非要当天下第一高手，而是要完成桓温大将军未竟之志，登上皇帝的宝座、拥有南方的所有资源，再挥兵北伐，驱逐胡虏，完成不朽的功业。对吗？”

桓玄双目闪闪生辉，道：“可是刘裕之所以至今仍能呼风唤雨，正因有边荒集作其后盾，不破边荒集，如何收拾这个可恶的家伙呢？”

谯奉先微笑道：“要破刘裕，先要破边荒集；但要破边荒集，却必须杀了燕飞。燕飞一去，边荒集将不攻而溃，这就是最佳的策略，再没有第二个更好的办法。”

桓玄露出思索的神色，好一会后沉吟道：“不破边荒集，如何可以杀燕飞呢？”

谯奉先胸有成竹的道：“要破边荒集，必须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更要冒上很大的风险，若有什么闪失，将会影响南郡公进攻建康的计划，实智者所不为。但要杀燕飞，用的是江湖手段，不论成败，都不会影响南郡公的鸿图霸业，请南郡公明察。”

